

《妙法蓮華經·方便品》之二

佛歎二智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「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，告舍利弗：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。」

前一品文殊菩薩說「日月燈明佛，昔從三昧起」，從三昧安詳而起，與現在釋迦佛是一樣的。前面說日月燈明佛出定，就對妙光菩薩講《法華經》，現在釋迦佛出定，就對舍利弗講話，此事相差很遠。日月燈明佛找一個最高等菩薩來做當機，講《法華經》；現在釋迦佛卻找一個小乘人做當機來說法，此事為何相差這麼遠？

其實，這很容易解釋，日月燈明佛說一乘，當然是找最高等菩薩為當機來聽；釋迦佛為開權顯實的緣故，先為小乘人講。小乘人的執著重，你要開權，你就要講明「權」，講得很詳細，他們才肯信你講，是要開除「權」，所以你要找小乘人來講。你如果是對菩薩講開權，聲聞人可以不必聽，他們懶得理你。因此之故，佛就要對聲聞人說法。聲聞人中，舍利弗智慧為第一，他會略為聽一下，但未能說得上會一定信，都要經過相當時間，然後才肯信；這不要緊，無論如何，佛總要他信，不過要多費唇舌。

現在釋迦佛歎諸佛的實智。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」這八個字，「智慧」即是佛德，諸佛就是人，十方有諸佛，但這裡沒有說「十方」。如果總括來講，此中講的「諸佛智慧」，就是諸佛的菩提，這個名字就非常多，屬於一乘無上菩提，又叫做一切智，又叫做一切種智，又名佛知見，又叫做佛智，又叫做佛慧，又叫做佛德；許多名稱，在這裡就叫做智慧，隨你叫什麼都可以，這個叫做實智。

講到此實智，是甚深，是無量，我們又不知「甚深」是怎樣謂之「深」？又不知怎樣叫做「無量」。「無量」是數目，數目當然是從一至多，就有無量那麼多，一一皆深。此事是三乘人不能知；如果是知，就不應該現在特別提出來

說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」。

他們會聽出，從前講佛智慧，不是講「甚深」，不是講「無量」；現在忽然間如是讚歎佛智慧是甚深又無量，真的是聽不懂。各人聽懂佛之言詞，但佛之言詞所講之義，就聽不懂，聽到以為無義理。

他們覺得此事令他們大大的不安樂，而受到一番刺激。為何受刺激？因為們不明白，不明白即是受到刺激。

這裡是講佛智，然後釋迦佛又歎智因：

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。」

「智慧門」的「智慧」，就是前面所講的「甚深無量」之智慧，它有門，若沒有門又怎樣入？這個「門」字，是講修行的法門，修一乘行的法門。

（有人說：）佛沒有講明是修一乘行的法門。

佛確是沒有講明，但下文有講。現在只是這樣讚歎，你只管聽，你都不知佛為何事讚歎。這個因門是用來通到果位，這「門」能出入，可通到果位。果位就是佛的智慧，有了因就可通達。這個因就不是一點因，很多的因，也不是很容易明瞭。

「難解難入」，就是講菩薩修一乘行的法門不容易明瞭。雖講「難解難入」，也可以解、可以入，也可以知。此事是一乘菩薩「難解難入」，難也要解、要入，頂多時間長些，頂多用心、用力，就要加強些，一定可以解、可以入。他們又有佛幫助，下文是講有佛幫助，這個是因門。

「所以者何？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，盡行諸佛無

量道法，勇猛精進，名稱普聞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。」

何以見得「難解難入」？講「難解難入」有很多難處，菩薩必須在因地中求佛道，要「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」，這是一定的。以時間來講，經過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也是一定的。下文講「於無量億劫，行此諸道已，道場得成果」，必定是這樣。

親近這麼多佛，當然每一尊佛會教我一、兩種法門，或三、四種法門；這三、四種法門，是經過若干長時間才能學到，才能解、才能入。

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，你說要親近多少佛？「道法」者，是學佛道之法，也是佛所教化我們修菩薩道之法。

「難解難入」就是這個意思。佛不是把這個「難解難入」拿來硬是勉強讚歎，實在有這件事，不是說迅速解、迅速入、又迅速證得甚深微妙佛智慧德。不會有這麼容易，還要「勇猛精進」才可以，如果沒有「勇猛精進」，就不能行「難解難入」之法；行到相當處，就會「名稱普聞」，那些大菩薩，如文殊菩薩等，其名望周遍無量世界，有這樣境界之時，才可以說得上「名稱普聞」。

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」，這裡應該加「方能」兩個字，「方能成就甚深未曾有法」；加多「無量」二字又更好些，「甚深無量未曾有法」。「未曾有法」是微妙法，這個「法」字即是「智慧」，成就甚深無量未曾有的智慧，是讚歎佛的實智。

讚佛智慧就是只講這幾句，也無須多講，多講也是差不多。如果要多講就反向思惟一下，他們三乘人聽釋迦佛說法五十年，未曾聽過這些話，這些是新的論說。如果是昔日聽過佛的智慧，那是屬於權教智慧；如果是也有甚深，那是屬於權教的甚深；如果是有無量，那是屬於權教的無量；如果是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」，那是屬於權教「智慧門難解難入」。

從前佛有沒有讚這些？當然沒有，如果有，就是再提出來讚歎。如果從前已經也有講過，現在再重提一下，也有很大的用意，就即是講不同。如果相同，又何必作如是歎。

「佛智慧」平常時時都是這樣講，這就即是相同嗎？也不是相同，只是名字相同，同名不同義。你這就可以知道，「佛德」、「佛智慧」是有相同，但是他的因門「難解難入」，又未曾有。

權教菩薩行六度波羅蜜，有什麼「難解難入」？都可以解、可以入；親近佛，雖然也親近很多，也未曾有像這次所講「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」那麼多，也未曾講到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，極其量都是六度、四攝法、四無量心這些法，何處有講「無量道法」？「勇猛精進」，權教是有，「名稱普聞」也有，這些屬於權教。講到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」，凡是菩薩成佛，當然是得未曾有，

如果已曾有，就與另外再次成佛差不多。

菩薩最後成佛，即使是權教也好，都叫做「未曾有」。此事你不要誤會，你把佛往昔所說，對應佛現在所說，配對起來，就說佛在這裡讚歎，一點意義都沒有，就不算是往昔所歎。

這當然是重新開始，如果是往昔都有講過，現在照樣一句不差、一字不差，從前讚歎過，現在重讚，有什麼用意？此事就要追問你有何用意？這就很麻煩，比未曾說過更麻煩。未曾說過說另外新提出，這次講起來，本來是另外新提出，哪裡有把往昔的話重歎？名詞或會有，但沒有那麼甚，說不上是甚。

這次歎佛實智，總歎佛實智就是這樣，按照下文所講「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，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」，就即是這件事，也是偈頌所說「三乘人皆不知」，這就可以知道不是重提以前的話。不過，我們讀經的人就非常糊塗，講到糊塗的人，真是無人能及，他們都不知道佛講什麼。

糊塗人當然不知道佛講什麼，難道你又知道嗎？

你不知道他講什麼，本來就不要緊，他講他的，我不知就是不知。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，你無須勉強去知。你既然是不知，你就當然是不能解，你去解釋，就會上當。從前那些大德、禪師、法師等等的人都去解釋，一解釋就麻煩，焦頭爛額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沒有智慧解釋，不但我們無法解釋，三乘人也無法解釋。我們沒有開口處，只可聽一聽。你聽就聽，不聽就作罷。好像彈琴一樣，你一定聽不懂，你不知道別人彈琴，彈什麼曲調，只知道是琴音，叮叮鏘鏘。這樣的話，你只管聽他叮叮鏘鏘就算了，你就不要說他彈什麼，管他彈什麼。

這樣你就上當了。此事他不讓你知，這是一種撩弄，撩一下你這個人。為何事這樣撩弄呢？因為你們這些人太安定，三乘人——都是安定，這樣就能撩弄你們注意。

依照你說三乘人安定，只有菩薩更安定，菩薩求佛道，又行菩薩道。你現在講佛道這樣深，又不是平常所聽的那樣。你現在講菩薩行這樣妙，有無量道法，他就更加糊塗、更加震動。這當然是令他震動，小乘人也是要聽，聽的時候就要看佛意如何。

下面是再歎佛的權智：

「隨宜所說，意趣難解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，所不能知。」

「隨宜說法」就是諸佛自己所得的智慧，甚深微妙，一切未曾有法成就了。但是對人，佛不能講，不能把甚深法對人講，不能把無量法對人講。佛本來很想講，又不能把「難解難入」的智慧門對人講，這就覺得很擔憂。想講又不能講，又要隱瞞，叫做隱實。

佛觀察這些大眾有三種小乘機。此事他們一向保守，裡面也有未究竟；從前的究竟已經失去，又輪迴生死。佛於世界中，遷就他們的種子因緣，跟他們聊天，灌輸一些好處給他們，用三乘法教化他們，這就是隨宜所說，即是「隨宜說法」。

佛意就不在「隨宜說法」之中，佛另有其意，佛「意趣難解」。「難解」這兩個字，是目前佛講的話。而往昔諸佛說法，或現在十方諸佛說法的意趣，是什麼呢？你就要加兩個字才可以，不要「難解」二字，就說他的意趣別有所向。

「意趣別有所向」的說法是一件事，「意」又是另一件事，是不是呢？是的。

此事可以告訴人嗎？不可以。即使對你說「別有意趣」，你也不知道。你不妨用一番心血研究它，也是不可以，任由你用無量劫猜摸它，你都猜不到，這就叫做「難解」，即是難知。

如果在當時三乘人聞佛所說，佛意在於一乘。那些聽法者知道佛意在於一乘嗎？他們絕不知道。「佛意」志在那些聽法者，不久就要為他們「開佛知見」，不久就會為他們「示佛知見」、「悟佛知見」。這就是「意」，非常「難解」。所以，「難解」兩個字是釋迦佛講的話，每一句都是釋迦佛講的話。

你說每一句都是釋迦佛所說，是釋迦佛述諸佛之德，作如是歎，是可以的。而講到三乘人不知，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」，應該還有菩薩在內；一切聲聞、辟支佛及諸菩薩所不能知，「所不能知」即是所不能解，不能解佛之意。

佛意你當然不能解，你是下級人，他是上級人，上級人可以知下級，下級人不能知上級。如果佛肯對他講，他就可以知道，信不信是另外一件事。

佛說：「你們三乘人聽我的三乘教，已經有很長時間，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嗎？」三乘人說：「不知道！」

佛說：「你們想不想知道？」三乘人說：「想知。」佛說：「你們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訴你們。我為你們講三乘菩提、三乘涅槃，是志在一乘菩提，不志在三乘菩提，你們知不知道此意？」三乘人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佛說：「我現在對你們這樣講，你們知不知？」三乘人說：「您對我們講，我們一定知道。」

佛說：「你們知道了，你們信不信？」三乘人說：我們都不太敢相信。為何不太敢信呢？因為您講三乘教這麼久，又有這麼多人聽，難道人人都是您意中所謂「開佛知見」的人？這就未必。您「開佛知見」都沒有用。為什麼呢？人家不信您，開什麼佛知見？開牛知見才是真，有什麼佛智慧可開，他們不信您。不會有此事。

佛說：「此事是有，我就不讓他們聽，我也不對他們講。即是五千人退席，我就不對他們講，由他們去吧。」

所有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」，就不能猜到這樣講嗎？佛一講就人人都知道，現在我們也知道，凡是佛講權教，多數是為實，隱實就是施權。既然隱實施權，一定要開權顯實，不能永遠都是隱瞞。他們的機緣未熟，佛永遠都是要隱瞞，不會揭開。歎佛權智是這樣歎。

何以又叫做權智？權智就是觀權機，說權教，句句都是屬於方便，這就謂之權智。

難道佛有兩種智？佛本來就沒有兩種智，即是一乘實智。現在說歎權智，即是把實智用之於權；本來一乘實智是自證，教一乘實教菩薩，只是如此而已。

不過，此事出了軌，出了一乘的軌道，解釋到其他地方。用其他去解釋，這是方便，就叫做權智，不是真的另外有一個智屬於權智。就如一個人有很充實的高等知識，但是他又要做些下等的事，講些下等的話，將就下等的人，而他仍然是高等知識分子。

佛就是具足「甚深未曾有法」，儘管是「隨宜所說，意趣」仍然是為一乘。他是一乘人才為一乘，他如果不是一乘人，又無法為得起。即是說，退菩提心

的菩薩，就是一乘人，佛就將就他們。

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」，這兩句話，按照羅什法師所譯，就放在「難解難入」之下，即是說：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。」

現在講到「難解難入」者，既然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」，還講什麼解、什麼入？其意思就是這樣，不會有這樣的解，這樣的解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
下文（〈方便品〉20 頁）就有講及此事，講及四眾「各作是念：今者世尊，何故殷勤稱歎佛智，而作是言：佛所得法，甚深難解，有所言說，意趣難知，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」，就是這句話，「有所言說」即是「隨宜說法」；「意趣難知」即是「意趣難解」；一切聲聞、辟支佛都未有程度知，談不到此事。由此可知這句屬於「意趣難解」，不是屬於「難解難入」。「難解難入」屬於一乘，「意趣難知」屬於三乘。

這裡略歎諸佛二智，然後釋迦佛再自歎，先歎權智，後歎實智。

「舍利弗！吾從成佛已來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

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。

所以者何？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。」

釋迦佛叫一聲舍利弗，表示這段文不同上段文，上段文是歎諸佛二智，現在我釋迦佛自己又歎，經文就轉過來。

「吾」即是釋迦牟尼，即是我自從成佛以來，這段時間有多久，你們都知道，以現在來講有五十年，在這五十年間，講十二部經給你們聽，你們三乘人都知道。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」，種種論議，十二部經裡面「廣演言教」，講許多言論教導你們，屬於「言教」，不是文字教。現在我們讀經，屬於文字教。文字代替語言，其實也是語言。

佛用「無數方便引導」你們，方便很多，令你們「離著」。你們貪著於五欲，貪著於邪見，故要令你們「離著」。佛又說令你們得涅槃，根本上就是令你離開五欲、邪見。

「所以者何」？佛這樣講那麼話，因為「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」。「如來」即是我，我的方便智慧，「知見」即是智慧。佛用智慧將就他們，即是方便，這叫做權智。「波羅蜜」即是「度」字，佛的方便度「皆已具足」。我渾身計策，什麼都可以將就你們，你們什麼事情我都知道，你們無量劫以來念何事、思何事，我都知道。你們所作所為，得什麼，失什麼，墮落六道，入於四聖，我全部知道。我的知見很圓滿，叫做「具足」，不然怎能講這麼多給你們聽，引導你們離開苦惱，令你們「離著」。

「令離諸著」這一句話，令他們一聽到，就有很深的感想：佛今日說，種種教導我們叫做「離著」，都沒有什麼實際，只是「離著」，有什麼實際？你的涅槃、菩提是實際嗎？一點涅槃、一點菩提都沒有！

他們又未曾一定徹底明瞭那句話，就有些思疑，因為他們的地位在這裡。他們覺得：佛說法幾十年，我們依靠佛法去證果，就有了果位。佛突然間說那是方便，這真是令人頭痛。講方便即是不真實，我們依佛那些不真實的話去修行，也不真實，證果不真實，涅槃也不真實，一切都是屬於方便。此事讓人摸不著頭腦，聽到就很難過。不過，我們這些人就不會聽，這些又是刺激的言論。

佛說三乘教是令他們「離著」，是屬於方便；還有那些人天教又沒有「離著」，也未曾得過什麼道果，此事又如何呢？此事都是屬於方便。

若說屬於方便，按照這樣講，修人道來世未必得人身，修天道未必能生天。此事又稍微靠得住。為什麼呢？這些是小果報，你修人道，來世就得人身，有一些福。你修天道，來世就生天，現在也可以生天。此事又靠得住，唯有涅槃就靠不住，菩提是暫時，菩提暫時等於生天、等於來世做人。為什麼呢？來世做人有限時期，生天也是有限時期，只是時間稍長些。而你的菩提，老實講，就如猛風吹燈籠，搖擺不定。你們要好好想清楚。

（三乘人說：）我們都有想過，我們越想越頭痛，幾乎不敢再想。佛說「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」，即是渾身計謀騙我們，我們都被佛騙了。

按照這樣講，你們當然被佛騙了，有什麼客氣的。這一回就糟糕了，這即是搖動。

你又未必能搖動，我不聽你所教，懶得理你，你講你的，我當你在三昧中

睡覺，我當你做夢。你雖然是「從三昧中安詳而起」，我把你當作講夢話，我把你當作吃錯東西。

這就不必講了，你即是不聽佛的教導。這些非常厲害，所以，〈方便品〉就提出「方便」。

三乘可以這樣說：我們叫做聾人不怕雷，無論雷聲怎樣響，我們都聽不到，不須害怕，我們人人都是聾的。

他們當時的人未必是聾，他們就覺得很震動。當然，佛志在要他們震動，就要講些刺激的話。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是講諸佛。我們釋迦牟尼佛用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」，也是「意趣難解」，是一樣的。

經文沒有說是一樣，但無須說一樣，擺在那裡就是一樣。釋迦佛「隨宜說法」，就是說「種種因緣」，就是說「種種譬喻」，就是「廣演言教」，就是以無量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」，就是令眾生「離諸著」。佛意就不在此。佛意是什麼呢？佛意在什麼，未曾公開，慢慢才對你們講。舍利弗三請以後，就詳細解釋給你們聽，叫做開權顯實。「隨宜說法」屬於權，「意趣難解」之意趣在於實，為你們顯實，把佛意講給你們聽，然後又歎佛的實智：

「舍利弗！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

禪定解脫三昧，深入無際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。」

這是實智，實智與諸佛實智一樣，權智又是一樣。「如來知見」即是智慧，「如來」就是我。「未曾有法」即是佛德，即是佛智慧，「廣大深遠」；前文講「甚深」，這裡講「深遠」而且「廣大」。

「無量無礙」，前文講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」，現在提出「無量」之中又有「無量」，「無量無礙」，無量「力」，無量「無畏」，無量「禪定」，無量「解脫」，「一切未曾有法」，一一皆「無量」，一一皆「深入無際」。

「深入無際」，就「能入」入於「所入」，佛智是能入，佛德是所入，皆了了。

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」，即是成就甚深廣大無量未曾有法。「一切」即是

「無量」，「未曾有」就是後得智、一切智，這就謂之「未曾有」，與諸佛一樣。

釋迦佛這樣公開歎佛智，往昔沒有講過這樣的話，哪裡有講「無量無礙」？以前是講四無礙；以前是講十力，這裡講無量力；以前講四無畏，現在講無量無畏；以前講四禪八定，現在講無量禪、無量定；以前講八解脫、一百零八三昧是最了不起，算是最多。這些屬於權教，權教大乘是這樣講，現在就不是這樣講，現在講無量。這裡的無量是第二重無量，前文「甚深無量」是第一重無量。

第一重無量以何為一？就是無礙為一，力為二，無畏為三，禪定為四，解脫為五，三昧為六，番薯、芋頭為第七、第八，金針、木耳為第九、第十，任由你怎樣安立都可以。這些屬於佛，佛的金針、木耳，不是人天的金針、木耳，不是三乘的金針、木耳。你要明瞭此事，金針、木耳也有無量。

〈方便品〉乃是《法華經》正宗分之正宗，因為正宗分有八品，全部都叫做正宗。何以〈方便品〉又是正宗分中之正宗？因為〈方便品〉佔一個最高的主位，有了最高的主位，其他的總可以朝宗，向著他走，故名正宗之正宗。我們若能明瞭〈方便品〉，就知道什麼是《法華經》。未講到《法華經》的正宗，就要先歎佛智。釋迦佛歎諸佛實智，又歎權智，作為正宗開權顯實的根本，那些叫做根本，「根本」者，就先要知道權實。

知道權實就了事嗎？不能這樣講，不可以說知道權實就了事，要開其權，立其實；未開權、未立實之前，就要你知道有權有實，歎二智就是要你知道佛的權實。

（有人以為：）「佛好像講得沒有這麼清楚。」

佛講得很清楚，怎樣說得不清楚？佛說：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。」這就很清楚，叫做一乘因果。然後佛講「隨宜所說，意趣難解」，「隨宜所說」就是權。佛再講明白給你聽：「吾從成佛已來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。」這就是我的權。再講我的實給你聽：「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禪定解脫三昧，深入無際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。」這是我的實，我的權、我的實都已告訴你，你都應該要知道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我不是知得很清楚，你有你講，我有我不聽。」

若按照這樣講，不聽都可以，佛說法即是講得沒有用。你都不聽，有何用？我相信人們都很在意，焉有不聽？有文殊菩薩在法會助成他們聽法的殷勤。〈序品〉說：「諸人今當知，合掌一心待，佛當雨法雨，充足求道者。」此事不能過於隨便。「諸求三乘人，若有疑悔者，佛當為除斷，令盡無有餘。」此事可以遲一步來講。為什麼呢？佛要講明三乘教是方便，一定要開除，你當然是有疑、有悔。你儘管有疑悔，佛就會為你解除得乾乾淨淨，不許可你有絲毫的疑悔存在，故「令盡無有餘」。哪有現在歎佛智而不聽？不會有這種事。

佛歎權、實二智，又要把前面的話再結一下。為何又要結一下？因為佛所說的話不是這麼簡單。既然不簡單，佛是否又想廣說？

這又不是要廣說，那是要你知道是廣。怎樣「廣」呢？先結權智。

「舍利弗！如來能種種分別，巧說諸法，言辭柔軟，悅可眾心。」

這是結權智。如來即是我釋迦牟尼，「能種種分別，巧說諸法。」分別什麼呢？有無量機，就要「種種分別」無量機，各機不同，又要用各種逗機之教為他們講，令他們喜歡得受益，故要「分別」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經常說如來無分別，又說如來是平等。」

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，現在是為說教，難道如來就好像一塊木頭那樣，總是無心去分別？《維摩經》已有說：「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」焉有不分別？雖然是分別，又可以說實無分別。為什麼呢？第一義中無有分別，故名不動。

按照這樣講，在這裡就有兩種義——動與不動，分別為動，不分別就不動。這難道不動就是不動，不動就有分別，這分別又有不動。這樣動就無過。

你說動無過，又不可以這樣講。眾生之動就有過，佛之動就無過，在這個教逗種種機裡面，還要有很多配件才配得起，令他們聽法。怎樣配件呢？講的時候要善巧，善巧就要逗機，最妥當要巧，「巧說諸法」，不是隨隨便便講，「諸法」即是種種，說種種法，歸納起來就叫做三乘。說三乘時就是大大不同，故有「諸」。

還有一層，有什麼呢？「言辭」還有問題，各種言，各種辭。「言」者是語言，無量語言。「辭」是由語言組成，又是各各不同，是說話的章法，說好

「辭」，不是粗聲粗氣胡亂說出，並非這樣隨便。

佛說無量辭，逗眾生所好。他是斯文人，佛就對他講斯文之辭語；他是粗魯的人，不會聽斯文話，佛就要對他講粗魯話；他是那一方的人，就對講他那一方的話；那一種鬼神，就對他講那一種鬼神的話。因為鬼神不通人話，你就不能對他講人話；他是人，不通鬼話，你用鬼話對他講也不中用。這就一定是「巧」，「巧說」逗他能聽，不能講得太深，太淺也不中用，你就要用很妥當的「言辭」，又要「柔軟」。「柔軟」者，令他們聽得歡喜，「悅可眾心」。

不單是「言辭柔軟」，可以「悅可眾心」；「巧說諸法」也可以「悅可眾心」。「悅可」就令他歡喜，我的法為能悅，眾生的心為所悅，他不歡喜都會歡喜，任他怎樣的邪見，任他怎樣的煩惱障礙，他聽見我的法，他都會歡喜。

這是什麼？這就是佛利益眾生的工具。眾生需要受益，需要何種工具？你就要將就他，不能用方木制作圓孔，用錯方法他就不會喜歡你。

這段文調之結權智，應該在前面講。前面講「吾從成佛已來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」，我們應把「舍利弗！如來能種種分別，巧說諸法，言辭柔軟，悅可眾心」，調上去合併成一段文。現在經文脫落了，先歎權智，接連歎實智，然後再結權智，之後再結實智。

有這樣的文法？有，這樣的文法實在是很平常，講完兩件事，慢慢再來整理兩件事，然後結實智：

「舍利弗！取要言之，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佛悉成就。」

此事「取」簡略的一句話講完，因為目前不能對你講，你未有機會聽我的一乘，只可歎一歎，令你知一點，這就是你很大的幸福。你要我多講就不能，只可這樣講：「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佛悉成就。」這一句謂之「要言」，「取」一句「要言」來講，就是這樣講。

「無量無邊」是數目，「未曾有法」是佛德，即佛智慧，即是佛知見。先提出數目，前面講「廣大深遠」，「佛悉成就」，佛即是釋迦牟尼佛，全都圓滿了。

中國人所講一句話，常常都會這樣，說到數量多，又不能盡講其多，他的意思所說是多，既然多到不能講，就把很多話用一句話講完。就好比《論語》

說：「子曰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（這意思是說：《詩經》三百篇，用一句話概括，那就是說不虛假，沒有雜念，沒有邪念，思想純正，沒有不健康）這樣就算是用一句概括全部《詩經》，這就從略知廣，不須講《詩經》三百篇，有這一句話你就知道全部《詩經》。

所以，「取要言之」這句經文，應該調上前，變成「舍利弗！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禪定解脫三昧，深入無際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。舍利弗！取要言之，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佛悉成就。」這樣才妥當，不然此事就像手腳都脫離了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

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